

現代漢語選擇問句法的來源

梅 祖 麟

1. 本文打算討論漢語選擇問句法從五世紀到十二世紀的歷史，主要結論是現代選擇問的句法在五世紀已經成型，以後發生若干詞匯的變化，在十二世紀產生「…是…還是」這類現代選擇問的句子。現在先談古代和現代句法的不同。

先秦兩漢的選擇問，兩小句句末幾乎必用「與」、「乎」、「邪」之類的疑問語氣詞，如此兩小句每句單獨已是疑問句，並列就可形成選擇問，但大多數另嵌入「抑」、「意」、「將」、「且」、「其」、「妄其」之類的關係詞¹：

1.1 上古選擇問

1.1.1 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孟，梁惠王下）

1.1.2 然即國都不相攻伐，人家不相亂賊，此天下之害與，天下之利與？（墨，兼愛下）

1.1.3 子禽問之子貢曰：夫子之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論，學而）

1.1.4 將以窮無窮逐無極與？意亦有所止之與？（荀，修身）

1.1.5 子以秦為將救韓乎？其不乎？（戰國策，韓策）

1.1.6 豈吾相不當侯邪？且固命也？（史，李將軍傳）

1.1.7 知其巧姦而用之邪？將以為賢也？（漢，京房傳）

1.1.8 先生老僂與？妄其楚國妖與？（新序，雜事）

現代漢語的選擇問有時只是把兩個選擇並列，例如 1.2.1，但更普通的則是另加「是」或「還是」：

1. 例句轉引自呂叔湘中國文法要略（商務，上海，1956），289頁；高名凱漢語語法論（修訂本，科學出版社，1957），451～452頁。本文對上古選擇問的刻劃是循依呂叔湘，289頁。

1.2 現代選擇問

1.2.1 你 吃飯 吃麵？

1.2.2 你 吃飯 是吃麵？

1.2.3 你 是吃飯 是吃麵？

1.2.4 你 吃飯還是吃麵？

1.2.5 你還是吃飯還是吃麵？

1.2.6 你 是吃飯還是吃麵？

相較之下，可見現代句法有三個特徵²。第一，在半句末和全句末兩處可用語氣詞「呢」或「啊」，但也可不用；即使用，所用的也不是疑問語氣詞「嗎」，「麼」。第二，作為選擇問記號的「是」，「還是」就是用作繫詞的「是」字。第三，上古選擇問記號「抑」、「且」、「將」等一句詢問句只能用一個，現代的「是」和「還是」可以單獨出現，也可以成雙出現。以下就要說明具有這三種特徵的現代選擇問的來源。

2. 現代選擇問的幾個句式，在五世紀差不多都已經出現³。

2.1 N_1VP_1 爲 $(N_2)VP_2 \left(\left\{ \begin{smallmatrix} \text{乎} \\ \text{也} \end{smallmatrix} \right\} \right)$ ⁴

2.1.1 不知孚爲瑯之別名，爲別有伍孚也？（三國志，魏書，董二袁劉傳，裴松之（372~451）注）

2.1.2 豈薪樵之道未弘，爲網羅之目尙簡？（文選，永明十一年（494）策秀才文）

2.1.3 問望之立意，當趣如管晏而止，爲欲恢廓其道，日昃不食，追周召之蹟然後已乎？（漢書，蕭望之傳，顏師古（581~645）注）

2. 呂叔湘中國文法要略，288頁舉出現代選擇問的兩個特徵（即本文第一、第三兩項），但忽略了用繫動詞那項。

3. 例句2.1轉引自張相詩詞曲語辭匯釋，266頁；張永言「讀敦煌變文字義通釋偶記」中國語文1964年第3期，239頁；劉淇助字辨略（中華，北京，1958），卷1，24~25頁。2.2轉引自Gurevich, *Ocherk Grammatiki Kitaiskogo Iazyka* (Moscow, 1974), 231~232（書名中譯是漢語語法綱要，是用四至六世紀翻譯的佛經作主要資料）；牛島德次漢語文法論（中古編）（大修館，東京，1971），346頁。

4. 本文用的語法分析符號：N，名詞；VP，動詞組（謂語）；Adv.，副詞；Neg，否定詞；(X)，X可有可無； $\left\{ \begin{smallmatrix} X \\ Y \end{smallmatrix} \right\}$ ，X與Y兩者之中擇一。詳見杭士基（Chomsky）原著，王士元陸孝棟編譯，變換語法理論（香港大學出版社，1966）。

2.2 N₁ 爲 VP₁ ({也}) 爲 VP₂ ({乎})

- 2.2.1 王問，汝爲如形象作也，爲使好乎？（衆經撰雜譬喻（401～413年），大正藏，IV，542a）
- 2.2.2 宏曰：卿爲欲朕和親，爲欲不和？（南齊書，魏虜傳）
- 2.2.3 夫得道者，爲在家得，爲出家得乎？（雜寶藏經（472），大正藏，IV，492c）
- 2.2.4 如王宮中有菴婆羅樹上菓，爲甜爲醋？（同上，IV，492b）
- 2.2.5 今我欲問，身中之事，我爲常不常？（同上，IV，493b），（比較：未審心與性，爲別不別。（祖堂集，I-121））
- 2.2.6 又嘗譏玄學植不進曰：爲塵務經心，爲天分有限？（晉書，王凝之書謝氏傳；比較3.1.3）⁵
- 2.2.7 以何等故事不宜爾，爲以姓望，爲以財貨耶？（東晉僧伽提婆譯，增壹阿含經（四世紀末），大正藏，II，660a）
- 2.2.8 修摩提女爲滿富城中滿財長者所求。爲可與，爲不可與乎？（同上，II，660b）
- 2.2.9 人問言：爲黑牛繫白牛，爲白牛繫黑牛？（劉宋求那跋陀譯，雜阿含經，大正藏，II，60b）
- 2.2.10 質多羅長者問尼犍若提子，爲信在前耶？爲智在前耶？（同上，II，152c）
- 2.2.11 如是耳聲鼻香舌味身觸意法，爲意繫法耶，法繫意耶？（同上，II，152a，3～4行）
- 2.2.12 如是耳聲鼻香舌味身觸意法，爲意繫法耶，爲法繫意耶？（同上，II，152，9～10行）

5. 劉淇助字辨略（1711年初刻）最早發現「爲」字用作抑辭，就引這句爲證，此後楊樹達批評劉氏對此句的解釋：

晉書謝道韞傳：「嘗譏謝玄學植不進曰：『爲塵務經心，爲天分有限耶？』」二「爲」字與「因」同，而劉氏乃云「二『爲』字並是抑辭。」（劉淇助字辨略（中華書局，北京，1954），308頁，楊樹達跋）

此句世說作「汝何以都不復進，爲是塵務經心，天分有限？」（本文3.1.3引），「爲是」絕對是抑辭；「爲……爲」在同時的文獻又有如此多作抑辭的例；顯然劉淇本來解釋對了，楊樹達反而弄錯了。由此也可見佛經資料的重要性。

以上引的例子有三點值得注意。第一、「爲」字用作選擇問的記號。「爲」字在這時期也是繫詞⁶，以後「是」字在口語裏淘汰「爲」字作繫詞的位置，只是一個繫詞替代另一個繫詞，結果使「是」字變成選擇問的記號。例如2.2.9「爲黑牛繫白牛，爲白牛繫黑牛？」，把「爲」換成「是」，就變成現代漢語的選擇問：「是黑牛繫白牛，是白牛繫黑牛？」。第二、2.2的例子都是「爲」字成對出現，這也是現代選擇問的特徵之一，是上古漢語沒有的。第三、以上的例子，除了用「爲」或「爲…爲」作選擇問記號之外，大多數還在句尾另加「也」、「乎」之類疑問語氣詞，有的在句首用詢問詞「豈」(2.1.2)。這是上古和近古過渡之間的現象，而唐代寫的晉書(2.2.6)則不用疑問語氣詞，2.2.9出自劉宋時期的譯經，也不用。2.2.5首句用「爲」，不合2.2體例，但只此一例，不另列。

兩小句並列而不另加記號的選擇問也在這個時期出現。

2.3 N₁VP₁ (N₂)VP₂⁷

2.3.1 兄今在天上，福多，苦多？(幽明錄)

2.3.2 便問人云：此爲茶，爲茗？(世說，紕漏)

2.3.3 暴問左右曰：今年男婚多，女嫁多？(宋書，玉王殷沈傳)

2.3.4 助教顧良戲之曰：汝姓何，是荷葉之荷，爲河水之河？妥應聲答曰：

先生姓顧，是眷顧之顧，爲新故之故？(北史，何妥傳)

以上這些句子句尾沒有疑問語氣詞，是中古新興的句型，也是現代選擇問一種句型的先趨(比較1.2.1)。2.3.2和2.3.4雖然用「爲」，但這個「爲」字是句子的主要動詞，而非主要動詞之外另加的選擇問記號，所以歸入以上的一型。

句末不用疑問語氣詞、用繫詞作選擇問記號、選擇問記號可以成雙出現，這三點是現代選擇問的特徵，觀察以上所舉的例，這些特徵在南北朝都已出現，換言之，現代選擇問的句法在五世紀已經具型。

另外還有一型，雖然以後被淘汰，也值得提出討論。

6. 本文的2.1.1, 2.3.2, 2.3.4就是「爲」字用作繫詞的例；2.3.4「爲」「是」對文，用例最明確。縱使「爲」不能完全算作繫詞，只要「爲」「是」兩字義近易混，就足夠支持我們的理論。

7. 例句轉引自牛島德次漢語文法論(中古編) 346頁；太田辰夫中國語歷史文法 (江南書院，東京，1958)，407頁。

2.4 N 爲 VP Neg⁸

2.4.1 汝意云何，爲欲歸不？（竺佛念（312~385）譯，出曜經，大正藏，IV, 691b）

2.4.2 汝食我肉，爲得活不？（鳩摩羅什譯，大莊嚴論經，大正藏，IV, 322a）

2.4.3 若遣老人，乘於瘦馬，復無糧，爲可達不？（雜寶藏經，IV, 493b）

2.4.4 此中應有黃色之山，汝爲見未？（賢愚經（五世紀），IV, 412b）

2.4.5 此前應有白色之山，汝爲見不？（同上，IV, 412b）

選擇問和反復問（「你去不去？」）的關係很近，差別只在前者是選擇甲跟乙，後者是選擇甲跟非甲；2.2.5「身中之事，我爲常不常？」是介乎兩者之間，再省略次句的動詞，就變成「N 爲 V Neg」。我們現在提出這個句型，是準備以後解釋禪宗語錄裏常見的「還V也無？」的來源。

以上的討論是往後看，解釋中古和現代選擇問的承繼關係，現在要往前看，解釋爲什麼「爲」字在中古會變成選擇問的記號。我們認爲這個轉變和「爲」用作假設詞有關，周法高先生曾經舉出一些「爲」用作「如其」的例⁹，現在轉引。

2.5 「爲」用作假設詞

2.5.1 臣之御庶子鞅願王以國聽之也。爲不能聽，勿使出境。（呂氏春秋，長見。魏策同）

2.5.2 王甚喜人之掩口也。爲見王，必掩口。（韓非子，內儲說下。楚策同）

2.5.3 是楚與三國謀出秦兵矣，秦爲知之，必不救也。（戰國策，秦策）

2.5.4 中國無事於秦，則秦且燒炳獲君之國；中國爲有事於秦，則秦且輕使重幣而事國之君也。（秦策二）

2.5.5 今誠得治國，國治，身死不恨；爲死終不治，不如去。（史記，宋世家）

2.5.6 孫叔敖戒其子曰：爲我心，王則封女，女必無受利地。（列子，說符）

選擇問是把兩種假設的情況並列，讓對方選擇；「爲」字既已用作假設詞，再加引申

8. 例句轉引自 Gurevich 前引書，230~231頁。

9. 周法高中國古代語法，造句編（史語所，臺北，1961）212~213頁；楊樹達詞詮（中華，北京，1954），554頁。

就可以變成選擇問的記號。從引的例句的出現的先後看，大致也還說得通；以上所引的「爲」用作假設詞的例，大多數是戰國末年和秦漢，最晚的是魏晉時代的列子，但2.5.6的句法又不太清楚，而用「爲」字的選擇問是五世紀的現象；前後腳接得似乎不够緊；但從以下所引的3.1.1，可見東漢已用「爲是」作選擇問記號，在時間上正可承接2.5.5史記的例。

另一方面，古代選擇問在漢代用「將」、「且」作關係詞（1.1.6 跟 1.1.7），而「將」、「且」又是表達將來的語詞。將來和假設的關係古今中外都很密切，例如現代漢語的「要」和「要是」：「天要下雨了」，「要是天下雨，我不去」；有些現代方言用「…的時候」表達假設；德文的 *wenn* 相當於英文的 *if* 跟 *when*。所以「爲」字用作假設詞後，因為意義相近，很容易填補「將」、「且」的空，結果形成單用「爲」的2.1，再兩句並用，就形成 2.2 的「爲…爲」。

3. 下一步的演變，是「爲」字複詞化產生「爲是」，「爲復」，「爲當」。這些複詞單用或雙用所構成的選擇問流行在南北朝和唐代，尾聲一直延續到南宋。這種句法早被研究敦煌文獻的幾位學者指出¹⁰，我們又收集了一些晚出的例，以便決定這些語辭出現時期的下限。

3.1 爲是

3.1.1 （平子悵然問鄒軀曰：…）爲是上智，爲是下愚？爲是女人，爲是丈夫？（張衡（？）鄒軀賦）

3.1.2 昨夜光明，殊倍於常，爲是帝釋梵天四天王乎？二十八部鬼神大將也？（吳，支謙譯撰集百緣經，IV, 230；比較 3.1.7）

3.1.3 王江洲夫人語謝遏曰：汝何以都不復進，爲是塵務經心，天分有限？（世說，賢媛篇，比較2.2.6）

3.1.4 汝既姓何，是荷葉之荷，爲是河水之河？（隋書，何妥傳，比較2.3.4）

3.1.5 遠法師問，爲是比量見，爲是現量見？（神會菩提達摩南宗是非論下，胡適神會和尚遺集，277）

10. 例句有些轉引張永言前引文；蔣禮鴻敦煌變文字義通釋（增訂本，古亭書屋，臺北，1975），175頁；張相前引書，266頁。

- 3.1.6 未審此禪門者有相傳付囑，爲是得說，只沒說？（同上，281）
- 3.1.7 ____光明倍尋常，照耀竹林及禪房，爲是上界天帝釋，爲是梵衆四天王，____佛會禪村內，能令夜分現瑣祥？（敦煌變文集，768，比較3.1.2）
- 3.1.8 今又古，是楚對凡亡，爲是凡亡楚？（劉辰翁（1231~1294），摸魚兒詞）

3.2 爲復

- 3.2.1 君家少室西，爲復少室東？（王維（701~761）問寇校書雙溪詩）
- 3.2.2 年不甚幼，近學何書？擬應明經，爲復有文？（唐摭言，卷五，切瑳篇，李元賓書）
- 3.2.3 和尚等今在此深山，絕無人家，今當亦無船往密州。夜頭住宿否？爲復尋村里行？（圓仁入唐巡禮記行（838~847），開成四年四月五日條）
- 3.2.4 近日恰似改形容，何故憂其情不樂？爲復諸天相惱亂？爲復宮中有不安？爲復憂其國境事？爲復憂念諸女身？（敦煌變文集，350）
- 3.2.5 爲復是四大違和？爲復是教化疲倦？（敦煌，578）
- 3.2.6 又問一切人佛性，爲復一種？爲復有別？（祖堂集，I-127）
- 3.2.7 蕭扈、吳湛帶去聖旨，不知是有文字，爲復只口是說？（沈括乙卯入國奏請（1075），胡道靜夢溪筆談校證50頁引）
- 3.2.8 兩國相重，書狀往還，寫得真楷是厚意，惟復寫得諸筆是厚意？（三朝北盟會編，15.5，燕雲奉使錄（1125））
- 3.2.9 又如舉手、動足、著衣、喫麵，當如何體究？爲復只看話頭？爲復別有體究？（大慧書（1089~1163），答呂郎中書；荒木見悟編譯，大慧書，131）
- 3.2.10 所謂窮理，不知是反己求之於心，惟復是逐物而求之於物？（朱子語類，卷121，臺灣影印明成化版，4760）
- 3.2.11 不知山與樓爭長，爲復樓隨山月却移？（楊萬里（1127~1206）寄題王國華環秀樓詩）

3.3 爲當

3.3.1 未知卽是通俗文，爲當有異？（顏氏家訓，書證）

3.3.2 太誓之注不解「五至」…不知爲一日五來，爲當異日也？（詩，周頌，思文，孔穎達疏）

3.3.3 將軍爲當要貧道身，爲當要貧道業？（敦煌，172）

3.3.4 因何行李恣恣，輕身單騎，爲當欲謀社稷？爲復別有情懷？（敦煌，373）

3.3.5 凡修心地之法，爲當悟心卽了，爲當別有行門？（祖堂集，II-44）

3.3.6 師曰：爲當求佛？爲復問道？（祖堂集，I-132）

這三個語辭出現的次序是「爲是」最先，「爲當」其次，「爲復」最後，而其湮沒也是照着這個次序。敦煌變文集有口語語彙索引，祖堂集也有¹¹，統計這幾個語辭出現的次數，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其興衰消息：

	爲復	爲當	爲是
敦煌	25	17	2
祖堂集	25	14	0

敦煌變文集裏，「爲是」只出現在一篇（頻婆娑羅王后…變），就是3.1.7所引的例，這篇變文以撰集百緣經「功德意供養塔生天緣」做底本，而「爲是」一詞出現於原文（3.1.2），所以可以說，神會語錄以後，「爲是」差不多完全絕跡。照胡適先生的說法，「菩提達摩南宗是非論」寫定在天寶（742~755）年間，¹² 所以「爲是」的壽命是二世紀（？）到八世紀末，南宋雖然偶而遇見「爲是」（3.1.8），但已不是流行於口語的語辭了。「爲復」的流行時期是八世紀到十二世紀末。「爲當」出生在六世紀，在祖堂集所代表的九世紀還頗健旺，終年不易確定。

「爲」字變成複詞，是順着當時語言的潮流，四、五世紀左右，「是」字普遍地附加在其他的字之後，產生「～是」型的複詞，例如「非是」、「猶是」、「卽是」、

11. 入矢義高「敦煌變文集」口語語彙索引（京都，1961）；太田辰夫「祖堂集」口語語彙索引（京都，1962）。兩本都是私人油印出版。1975年旅日，入矢先生賜借影印一份，謹此誌謝。

12. 胡適「新校定的敦煌寫本神會和尚遺著」，神會和尚遺集附胡先生晚年的研究（胡適紀念館，臺北，1970），365~370頁。原文載在史語所集刊29本（1958）。

「皆是」、「亦是」、「若是」等¹³。「復」、「當」也變成後加詞，例如世說新語裏的「故復」、「誰復」、遊仙窟裏的「雖復」、「又復」、「時復」、「乃復」、「豈復」；世說新語裏的「正當」、「自當」、「終當」、「必當」、「故當」、「唯當」¹³。這些複詞，有些兩個成素各有本身的意義，有些第二個字只是把單音節的詞變成雙音節，緩和語氣，原義保留不變。「爲」字變成「爲是」，「爲復」，「爲當」是第二種，也是漢語複音節化的一般趨勢的產品。

4. 「還」字最初用作選擇問記號是在祖堂集，現在先說這本書的時代和來歷¹⁴。

祖堂集是現存最古的禪宗史之一，書成於南唐保大十年（952），編者是泉州招慶寺靜筠二位禪德，這本書北宋還在流行，景德年間（1004~1007）傳燈錄刊行以後，漸受淘汰，終於失傳，一直到二十世紀初年才在韓國發現1245年開雕的二十卷的全部版本。太田辰夫先生首先注意到這本書在研究口語方面的價值，他寫的中國語歷史文法把祖堂集用作主要資料之一，還編成祖堂集口語語彙索引。以前治語法史的學者大多數看重景德傳燈錄，原因是祖堂集不容易看到，現在祖堂集有了影印本，這本書實在可以替代晚出而經過刪改的景德傳燈錄。

祖堂集的編纂工作，在寫序（952）的二十年前已經開始，書中所記的禪師大多數是九世紀的人，所以把祖堂集看作九世紀語言的紀錄，大概不會太差。

在討論「還」字用作選擇問記號之前，先說一下「還」字更早的一般的用法。「還，返也」這個意義先秦就有了，一直沿用，例如詩小雅何人斯：「爾還而入」。「還」字用作副詞比較晚出，唐初有「既…還」型的連詞：「既傷千里目，還驚九折魂」（魏徵，述懷）。此外八世紀中葉「還」，「還是」也用作「仍舊」：

4.1 「還」，「還是」=「仍舊」

4.1.1 信宿漁人還泛泛（杜甫詩）

13. 吉川幸次郎，「世說新語的文章」，中國散文論（筑摩書房，東京，1966），93頁；志村良治，「中古漢語の語法と語彙」，中國文化叢書，1，言語（牛島德次、香坂順一、藤堂明保編集，大修館書店，東京，1967），287頁。世說有高橋清編的世說新語索引（廣島大學文學部，中國文學研究室，1959）可助查檢。

14. 關於祖堂集的時代和來歷參看柳田聖山編譯世界の名著，續3，禪語錄（中央公論社，東京，1974），74~77。祖堂集（廣文書局，臺北，1972），附柳田先生的短序；此書另有日本版（中文出版社，京都，1972），序比較詳細。

4.1.2 還是昂藏一丈夫（李頎（-751？）詩）

4.1.3 玉郎還是不還家（顧夔詞）

4.1.4 還是不知消息（同上）

祖堂集詢問句用「還」字最多的一型是「還 VP 也無」或「還 VP 也不」，這種句型在其他禪宗著作也常見。

4.2 還 VP 也 {無 不}

4.2.1 除得一翳底人，還稱得向上人也無？（祖，I-98）

4.2.2 和尚在曹溪時，還識和尚不？（祖，I-149）

4.2.3 有一人不受戒而遠生死，阿你還知也無？（祖，I-182）

4.2.4 師初參夾山，夾山而問：汝是什麼處人？對曰：閩中人，夾山云：還識老僧不？對曰：還識學人不？（祖，III-12）

4.2.5 正當方寸擾擾時，謾提撕舉覺看，還覺靜也無？還覺得力也無？（大慧書，答富樞密第三書，荒木本，57）

4.2.6 汝等還護惜也無？（碧巖錄，第二則，（圖悟（1063~1135）著）評唱，岩波文庫版，上58）

以上「還」字的用法，從上下文來看，不是「仍舊」的意思；4.2.4引得比較長，正可以看出是黃山（「師」）初見夾山的對話，以前兩個人沒打過交道。這種句型的來源，可以追溯到五、六世紀「爲」字詢問句的一型，現在再引2.4的幾句，以資比較。

2.4.1 汝意云何，爲欲歸不？（出曜經）

2.4.2 汝食我肉，爲得活不？（大莊嚴論經）

2.4.3 若遣老人，乘於瘦馬，復無糧，爲可達不？（雜寶藏）

把「還」字換成「爲」字，句法就從南北朝的「爲 VP Neg」變成唐末的「還 VP 也無」。此外還有一點不同，禪宗用「也無」，南北朝只用一個否定詞「不」或「未」；中唐以後反復問句未用「無」字，同時也出現「也無」、「也不」、「也未」、「以否」、「已否」¹⁵，再往上推，「也」、「以」、「已」都可能是「邪」的變讀，顏氏家訓音辭篇說：

15. 志村良治前引文 264 頁。

「邪」未定之詞，…漢書云：「是邪，非邪？」之類是也。而北人呼之爲「也」，亦爲誤矣。

據此，「還知也無？」本來就是「還知邪無？」

總結以上，「還知也無？」這類的句法的來源是：「爲知邪？不知邪？」由於省略和緊縮變成「爲知邪不？」此後「邪」換成「也」，「不」換成「無」（比較4.2.1和4.2.2），「爲」換成「還」，就變成「還知也無？」

祖堂集首次出現「還」字用作選擇問記號，只有三個例。

4.3 N 還 VP₁ VP₂

N VP₁ 還 VP₂

4.3.1 古人還扶入門，不扶入門？（祖，III-84）

4.3.2 秀才唯獨一身，還別有眷屬不？（祖，IV-74）

4.3.3 祖意與教意，還同別？（祖，V-106）

有兩點可以說明這是新興的句法。(1)敦煌變文集口語語彙索引不列「還」字。(2)祖堂集還有其他選擇問的記號：「爲…爲」，「爲復…爲復」，「爲當…爲當」，出現的次數都比用「還」字的選擇問多。

祖堂集裏「還 VP 也無」和「還 VP 不」式的句子一共出現十七次，句型已經成熟，再比較上面4.3所引的例句，可知差別只在是否省略次句的謂語；省略則是*「古人還扶入門不？」，不省略則是4.3.1「古人還扶入門，不扶入門？」。可見產生這新興的選擇問是由於把「還」字的場合從「省略句」推廣到「非省略句」。4.3所引的例句的選擇是介乎「甲與乙」和「甲與非甲」之間，只能算現代選擇問的雛形。

現在再談一個有關的問題。張相詩詞曲語辭匯釋 (126) 指出在晚唐和宋元，「還」字也是個假設詞，意思是「如其」。

4.4 「還」=「如其」

4.4.1 僧還相訪來，山藥煮可掘。（韓愈，送文暢師北遊詩）

4.4.2 君還知道相思苦，怎忍拋奴去？（蘇軾，虞美人詞）

4.4.3 名疆利鎖，天還知道，和天也瘦？（秦觀，水龍吟）

4.4.4 盜跖尙名丘，孔子還名跖，跖聖丘愚直至今，美惡無真實。（辛棄疾，

卜算子)

4.4.1韓愈的例，「還」字可能是「復」義，整句讀成「僧復相訪來」，其他諸例不成問題。以前已經討論過「爲」字差不多同時用作假設詞和選擇問記號（2.5 以下），「還」字用作「如其」是歷史重演。

以上看到在兩種場合下「還」字替代「爲」字，一種是「爲」字獨用作選擇問記號，一種是假設詞，以後還會看到「還是」替代「爲是」，我們不禁要問這項替代到底是什麼性質。

一般說來，替代有兩種，一種是兩個不同的語詞之間的替代，例如古代用「爲」，現代用「是」；古代用「行」，現代用「走」。另一種是同一個語詞兩種不同的讀法和寫法，例如古「欲」今「要」，古「作」今「做」。至於「還」替代「爲」，我們認爲後者的可能性比較大，但是證據不足，只能作初步的考察。

普通語「還」字有兩種念法，「復」義念 huan，選擇問記號念 hai，無鼻音，廣韻跟中原音韻都沒有無鼻音的一讀，所以這個讀音的來歷不明，是個問題。「爲」，「還」聲母的差別倒容易解釋，「爲」*gwj->jw-，「還」*gw->ɣu-，如果某個中古方言保存「爲」字的舌根聲母，結果中古是匣母，和「還」字相同；另外也可以設想在「玉」「黃」不分的方言中（例如現代吳語），「爲」「還」也是聲母相混。所以我們目前的假設是在某個中古方言中「還」字失落鼻尾音，聲母和「爲」相同，因而用「還」寫以前用「爲」來寫的字。

5. 朱子語類裏，現代漢語用的各種選擇問都已齊備，此外另有單用還字（不用複詞「還是」）的例。

5.1 朱子語類裏的選擇問

5.1.1 嘗有一僧云：好捉倒剝去衣服，尋看他禪，是在左脅下，是在右脅下？（語類，卷 124:4819 頁；輯略，220）¹⁶

5.1.2 不知要就此處學子路「未之能行，唯恐有聞」，還只要求子路不是處？（語類，29:1227）

16.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正中書局，臺北，1962；影印明成化九年江西藩司覆刊，宋咸淳六年導江黎氏本）。清張伯行編朱子語類輯略（叢書集成初編本，商務，上海，1936）。

- 5.1.3 天地之心亦靈否？還只是漠然無爲？（語類，1:69；輯略，2）
- 5.1.4 祭祀之禮，還是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否？（語類，3:139；輯略，17）
- 5.1.5 大鈞播物，還是一去便休也，還有去而復來之理？（語類，6:75）
- 5.1.6 道之形體……只反諸吾身求之，是實有這箇道理，還是無這箇道理？（語類，111:4110）
- 5.1.7 且如人而今做事，還是做目前事，還是做後面事？（語類，29:1249）

再看以下一大段。

- 5.1.8 又曰：如今人也須先立箇志趣始得，還當自家要做甚麼人？是要做聖賢？是只要苟簡做箇人？……閒時也須思量著，聖賢還是元與自家一般？還是有兩般？天地交付許多與人，不獨厚於聖賢而薄於自家，是有這四端？是無這四端？只管在塵俗裏面亮，還會見四端頭面？還不曾見四端頭面？（語類，121:4766；輯略，214）

以上大量引朱子語類的例句，一則是現代選擇問的諸型，到十二世紀末完全出現，以後只是承繼既有的句型，這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一件事。二則是以往關於漢語語法史的專著給人不少錯誤的印象，Gerty Kallgren 專門研究朱熹語言的論文¹⁷，以為朱熹用「還」字不多，選擇問例句只引了 5.1.2 和 5.1.3，根本沒有注意到「還是」的出現，也沒有和其他選擇問句型連起來討論。太田辰夫的中國語歷史文法（322頁）認為選擇問用兩個「還是」是現代的句法，引例中最早的是紅樓夢，其實「還…還」，「是…是」，「還是…還是」，「是…還是」早已在朱子語類裏出現了。

從唐末到南宋一大變化是「還」變成「還是」，以前已經說過附加「是」字是漢語一種趨勢，例如「若是」，「非是」，「卽是」，「亦是」。另一方面，「還是」在中唐以後用作「仍舊」，也可以說這個原有的語詞添了一個新的用法。

總結以上，五世紀出現用「爲」字的選擇問，重複形成「爲…爲」，此後「還」替代「爲」，「還」再變成「還是」，這就是現代選擇問一型的來源。

17. Gerty Kallgren, Studies of Song colloquial Chinese Chinese as revealed in Chu Xi's Zuanshu [朱子全書內所見之宋代口語] BMFEA 30.1-166 (1958)。

現在該討論現代選擇問的另一特徵，就是用繫動詞「是」字作記號。在一句原有的動詞之外另加「是」字，這種句法在五世紀早已出現。

5.2 (Adv.) 是 VP¹⁸

5.2.1 又夷俗長踞，法與華異，翹在跂右，全是蹲踞。（南齊書，顧觀傳）

5.2.2 吳中高士便是求死不得。（世說，棲逸篇，注引續晉陽秋）

5.2.3 卿視吾是守江東而已邪？（南齊書，垣崇祖傳）

5.2.2「吳中高士求死不得」已是完整的句子，有自己的動詞，所以「（便）是」是另加的繫動詞。

「是」字用作選擇問記號（「是吃飯，是吃麵？」）相當晚，「爲是」是一個語詞，不能算用「是」字，比朱子語類更早的資料，似乎只有禪宗的碧巖錄，其中圓悟（1063~1135）所撰的「評唱」有這類的例子。

5.3 碧巖錄用「是」字的選擇問

5.3.1 這僧是會來問不會來問？（碧巖錄，73則，岩波文庫版，下，14）

5.3.2 且道：是肯他，是不肯他？是殺，是活？（同上，71則，下，6）

此外，從唐末到南宋，還有若干過渡性的句型，有些以前已經引過。

5.4.1 爲復是四大違和？爲復是教化疲倦？（敦煌，578；前引 3.2.5）

5.4.2 蕭扈、吳湛帶去聖旨，不知是有文字，爲復只是口說？（沈括，乙卯入國奏請，50；3.2.7）

5.4.3 章敬道，是，是。南泉云，不是，不是。爲復是同是別？（碧巖錄，31則，評唱，中，8）

（比較：「未審心與性，爲別不別？」（祖堂集，I-121））

5.4.4 所謂窮理，不知是反已求之於心，惟復是逐物而求之於物？（朱子語類，121:4760）

5.4.5 不知魏公是有此夢，還復一時用兵，託爲此說？（語類，3:146；輯略，20）

所謂過渡時期的構造有幾種，一種是用「爲復是」；一種是前半用「是」，後半用

18. 參看劉世儒「略論魏晉南北朝系動詞『是』字的用法」中國語文，1957年12月號（總第66期），20頁。

「爲復」或「爲復是」；5.4.5最有趣，前半用「是」，後半用「還復」，「還復」這個詞雖早已存在，但這裏是因爲「爲」字普遍地被「還」字替代，所以「爲復」也就變成「還復」。而5.4.4却寫成「惟復」。

「是」字變成選擇問記號，不外乎兩個原因，先有了用「爲」字的選擇問，然後「是」字普遍地替代「爲」字。另一個原因是五世紀就有了在原有動詞外另加繫動詞的句型，這種句型把領域擴充到詢問句來，也促進「是」字變爲選擇問記號。

6. 本文的題目是「現代漢語選擇問句法的來源」，顧名思義，應該討論現代漢語各種方言的選擇問。限於學力，只能談粵語選擇問的來源。

粵語有個比較特殊的選擇問記號，就是「定」字。

6.1.1 你定食飯定食麵呀？

6.1.2 你 食飯定食麵呀？

（你吃飯還是吃麵呀？）

這種句法，在唐代已經出現。張相詩詞曲語辭匯釋，303頁舉了四個例，以下轉引。

6.2.1 聞汝依山寺，杭州定越州？（杜甫，第五弟豐獨在江左）

6.2.2 不知西閣意，肯別定留人？（杜甫，不離西閣詩）

6.2.3 要得長隨二三友，不知由我定由天？（楊萬里，中秋前兩日別劉彥純、彭仲莊詩）

6.2.4 餘日知安在，南村定北村？（敖陶孫，上鄭參政詩）

張相也指出「定」字在另一種疑問句的意思是「究竟」，例如「聯騎定何如，予今顏已老」（韋應物寒食寄諸弟詩），這種用法在唐宋詩中屢見，比用作選擇問記號的頻率高。我們猜想選擇問的用法是從究竟義轉來的。

以上的引例出自三個作家。楊萬里（1124~1206）是江西吉水人，所謂江西派的中堅，敖陶孫（1154~1227）是閩北福清人，都是廣東的鄰省，和他們同時的朱熹（1130~1200）用「是…還是」等，不用（或罕用）「定」作選擇問記號，可見南宋「定」字已是方言詞，和「是…還是」的分佈地區對立，不過當時「定」字的通行地帶比現在更北。

至於唐代，「定」字也是方言詞，杜甫兩首一首寫在四川，一首是想念在江南的

五弟，而全集僅此二例；其他詩人有引得容易翻檢的，如李白、李賀、韓愈、王維都不用這種句法，祖堂集和敦煌變文集也不見，可知選擇問的「定」字自唐代以來一直都只流行在偏南地帶。

7. 總結以上，現代漢語選擇問的來源是：(1) 古代選擇問在秦漢用「將」，「且」作關係詞，同時「爲」也用作假設詞，在這種情形下，五世紀產生「爲」和「爲…爲」式的選擇問，同時也產生兩小句並列而不帶疑問語氣詞的新興句型。(2) 「爲」字複詞化，產生「爲復」、「爲是」、「爲當」，由這些複詞單用或雙用而構成的選擇問盛行於唐宋。(3) 「還」字替代「爲」字，產生用「還」字的選擇問，以後「還」字附加「是」字變成「還是」。同一時期也出現「還 VP 也無」以及用「還」字的假設句。(4) 「是」替代「爲」，「N 是 VP」擴充到詢問句，於是產生用「是」或「是…是」的選擇問。(5) 朱字語類裏，現代選擇問的種種句子都已出現。

本文的題目，以前研究漢語語法史的學者似乎都沒注意到，這一方面固然是以前資料缺乏，另一方面我們能作比較完整的全面觀，是借重了不少前人的成果。尤其是呂叔湘先生對漢語語法所作的結構分析，Gurevich 發現佛經裏有相當多的「爲…爲」式，太田辰夫先生對祖堂集的研究，以及中、日學者對敦煌口語語彙的收集整理，都替本文做了開山闢路的工作。

同時我們不免感覺到研究語法史在方法上需要改進。從劉洪的助字辨略和王引之的經傳釋詞到現在，以虛詞作研究重點是漢語語法史的基本傳統，所以歷史文法的書，無論是描寫某代歷史階段，或是貫穿前後探究淵源，一般的體例是列舉虛字，然後在每個虛字下排列例句，這種工作固然是建立漢語語法史過程中不可少的基本步驟，但其本身有兩個盲點。

第一、爲什麼某個虛詞會有不同的用法？爲什麼某些個虛詞會有同一或類似的用法？以前的語法書很少討論這兩個問題。固然如果以整個文言作範圍，一個虛詞的各種用法可能在不同的時代或不同的場合下產生，我們也不必去追尋其中不存在的關係，但如果把時間範圍縮小，就往往發現某個虛詞有幾個用法並不只是偶合，其中自有線索可尋。例如「還」和「爲」先後都在同一個時期不但用作「如其」，而且也用作選擇問的記號；「將」、「且」、「爲」相繼從表示將來或假設轉爲選擇問記號。

虛詞語意的引申，用法的轉變，以及幾個義近的虛詞之間的興衰替代，這些都是語言史的一部份，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從語義轉變的通例着眼，或許能幫我們從「知其然」進入「知其所以然」的境界。

第二、以虛詞作研究重點的語法史只注意某個虛詞的出現，而忽略句型的出現。以本文的題目為例，「現代漢語的選擇問在什麼時候出現？」，這個問題有兩個答案；以具體的虛詞作研究重點就會去找用「是」及「還是」的詢問句，結果答案是宋代，或許可以推到唐末。如果把現代選擇問的特徵訂為以繫詞作記號，每句選擇問可單用或雙用這記號，兩小句句尾可以不用疑問語氣詞，結果答案是五世紀。這兩種答案的差別是後者把語法分析為兩部份，句型是個框子，個別虛詞是填框子的實體。五世紀產生了新的句型，此後句型不變，只是填框子的詞彙經過種種變化。句型和詞彙的分別，研究現代漢語的學者已經常用，但在語法史方面應用的還少，所以特別提出來討論。

附錄：韓愈古文不合周秦兩漢文法例證

馬氏文通的序裏有段觸目的話：「愚故罔揣固陋，取四書、三傳、史、漢、韓文為歷代文詞升降之宗，兼及諸子、語、策為之字櫛句比，繁稱博引……皆有以得其會通，輯為一書，名曰『文通』」。這段話所以觸目，是因為只有韓文是唐代，其他都是周秦兩漢的文獻。至於為甚麼韓文被列入「歷代文詞升降之宗」，說來話長，簡而言之，是後代給古文運動的一種解釋。韓愈自己說過：「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古文運動經過歐陽修那批人提倡，到宋代變為一時風尚，於是大家又認為韓愈的文章完全合乎三代兩漢的規範，堪列為唐宋八大家之首。在這種氣氛下，有些文法學家認為古文有個一致的，系統化的文法；無論是韓柳的文章，或是周秦兩漢的典籍，反正都是古文，文法一致，拿來「繁稱博引」，無妨大體。馬伯通固然是接受這套觀念，即是近年來研究「文言文法」、「古代漢語」、「古代語法」的學者，恐怕也還沒出這個圈套。

這套觀念是經不住考驗的。任何人無論怎樣倣古，都不免滲入後期的語言。韓愈的文章裏就有一些例子，因為牽涉到選擇問的句法，所以列為本文附錄，以便和正文

參照。

附1.1 嗚呼！其真無馬乎？其真不知馬乎？（雜說，「世有伯樂」，萬有文庫本韓愈文，17）

附1.2 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祭十二郎文，144）

附1.3 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爲犯二名律乎？爲犯嫌名律乎？（諱辯，32）

附1.4 賀舉進士，爲可邪？爲不可邪（諱辯，33）

這四句選擇問都不合先秦兩漢文法，上古可以用「其」作關係詞，但只可以用一個，韓愈却用了兩個（附1.1，附1.2），這是模倣後代句法的擬構。附1.3、附1.4用「爲…爲」，最早的例出現於五世紀（正文2.2），和韓愈同時的祖堂集「爲…爲」凡八見，可能還是唐代的口語。

附2 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非其幸歟？（進學解，22）

「宰臣不見斥」的意思不是「宰臣不被斥」，而是「不被宰臣所斥」。先秦「見」字作虛詞用時只表被動，所以馬伯通碰到這句就束手無策，因爲一個一致的文法系統裏怎麼能有個虛字表示被動，同時又表示主動呢？他說：「然韓文進學解云，『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非其幸歟？』其意蓋謂不爲宰臣所斥也，則『見斥』二字反用矣，未解」。（馬氏文通，卷四之二）。這個懸案一直到呂叔湘才解決，他指出這種「見」的用法是魏晉南北朝新興的句法（漢語語法論文集（1955），46～50），時代不同，用法自可不同。這是用歷史眼光研究文言的先聲，無怪乎牛島德次特別用呂氏的論文來說明研究中古漢語的方法（漢語文法論（中古編），緒論，3）

附3.1 有文字來，誰不爲文…（答劉正夫書，81）

楊伯峻指出（列子集釋（明倫，臺北，1960），224～227），先秦用「以來」，「而來」，不單用「來」，前面用「自」「由」，例如孟子裏的「自生民以來」，「由周而來」。到了漢朝，一般仍然沿用這個格式，但偶而也省略「自」、「由」，例如史記的「臣遷僅記高祖以來至太初諸侯」漢書的「故漢得天下以來欲常善治」。世說新語有這麼一句：

附3.2 顧長康畫有蒼生來所無。（巧藝篇）

「有蒼生來」正跟「有文字來」句法相同，是這種格式最早的例。

附4.1 吾於書，讀不過三徧，終身不忘也。（張中丞傳後序，40）

「三徧」是動量詞，這整個詞類先秦兩漢都沒有，魏晉南北朝才興起（劉世儒魏晉南北朝量詞研究（中華，北京，1965），7-9，249~276）。

孟子公孫丑下：

附4.2 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

按照這個例，韓愈若是要完全倣古，就該說：「讀不過三」。

我們的意思倒並不是說韓愈應該只用先秦兩漢的文法，因為這是任何人都辦不到的。這段附錄的用意只是要指明，上古有上古的語法，魏晉南北朝有魏晉南北朝的語法，唐代有唐代的語法。把資料的時代劃分清楚，漢語歷史文法的研究才能有進展。

THE ORIGIN OF THE DISJUNCTIVE QUESTION IN MODERN CHINESE

TSU-LIN MEI

Cornel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disjunctive question (DQ) in Modern Chinese is characterized by three features. (1) The forms 是 *shih* and 還是 *hai*. *shih* serve as the DQ-marker. The copula *shih* is identical with one of these markers, and is a constituent of the other. (2) A Modern DQ may use a single marker or a pair of markers; it can also dispense with it altogether. In contrast, the DQ-markers of Old Chinese and Han Chinese cannot occur twice in a disjunctive question. (3) The DQ of Old Chinese and Han Chinese almost always ends in an interrogative particle, e. g., 乎 *hu*, 邪 *yeh*, or 與 *yü*. The Modern DQ does not follow this rule. The interrogative particle 嗎, 麼 *ma* does not occur in a Modern DQ, and the forms which do occur, such as 啊 *a* or 呢 *ne*, are not interrogative particles.

The present paper traces the origin of the Modern DQ, as characterized above, to the 5th century A. D. The main sources used consist of the Buddhist texts of Early Middle Chinese (4th to 6th C.), the Tun-huang 敦煌 manuscripts, the *Tsu-t'ang chi* 祖堂集 (952 A. D., the earliest comprehensive history of Zen Buddhism) and the *Chu-tzu yü-lei* 朱子語類 (1170-1200).

Disjunctive questions without a sentence-final interrogative particle already occurred during the 5th century. This accounts for feature (3).

Also in the 5th C., the particle 爲 *wei* began to be used as a DQ-marker, either singly or in a pair, yielding a new type of DQ with the form

$N_1 \quad VP_1 \text{ wei } (N_2) \quad VP_2$

or $N_1 \text{ wei } VP_1 \text{ wei } (N_2) \quad VP_2.$

The word *wei* meant 'to act, to serve as' in OC. But in Early Middle Chinese, it began to be used as a copula. When *wei* was replaced by another copula *shih* 是, the word *shih* also became a DQ-marker.

The Modern DQ-marker *hai. shih* has a more complicated history. (1) In Early Middle Chinese, there occurred a general process of di-syllabification. One favorite device was to suffix a syllable-filler 當 *tang*, 是 *shih*, or 復 *fu* to an already existing monosyllabic form. As a result of di-syllabification, the DQ-marker *wei* became 爲當 *wei-tang*, 爲是 *wei-shih*, or 爲復 *wei-fu*. Disjunctive questions containing these new di-syllabic DQ-markers occurred frequently in Middle Chinese. (2) Lexical substitution of *wei* 爲 by *hai* 還 in the context of disjunctive questions yielded a new DQ-marker *hai* during the 9th C. With the suffixing of 是 *shih* to *hai*, Early Modern Chinese acquired the DQ-marker *hai. shih*. This DQ-marker has two other sources, one involving the semantic shift of *hai. shih* from 'still' to 'whether, or', and the other resulting from the substitution of *hai* for *wei* in the context of 爲是 *wei-shih*.

The entire set of Modern DQ forms can be found in the *Chu-tzu yü-lei*. It is also shown that the Cantonese DQ-marker 定 *dihng* first occurred in the 8th C., in two poems by Tu Fu, and that during the 12th C. it was already a dialect word used only in South China.

Two methodological remarks conclude this paper. (1) In studying historical syntax, one should make a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frame and the filler. The structural frame of the Modern DQ already existed in the 5th C. The specific Modern DQ-markers *shih* and *hai. shih*, which serve as fillers, did not occur in that capacity until the 12th C. They came about through a complicated process of di-syllabification and lexical replacement. But throughout that process, the structural frame remained intact. (2) In the Appendix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 Han Yü's 韓愈 prose contains several post-Han grammatical constructions, including Middle

• 現代漢語選擇問句法的來源

Chinese forms for the disjunctive question. He draws the conclusion that literary Chinese, which includes Pre-Ts'in prose as well as the writing of Han Yü, is too heterogenous a corpus to be studied scientifically.